

1991–2001

张学良最后十年



新

版 社

张学良最后十年

汪 睿 /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最后十年/汪睿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011—7829—2

I. 张… II. 汪… III. 张学良 (1991~2001) —人物研究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849 号

张学良最后十年

作 者：汪 睿

策 划：窦欣平

责任编辑：白 玉

装帧设计：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7829—2

定 价：35.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2838225

目 录

第一章 自由,从 91 岁开始	1
美国之行.....	3
旋风起于曼哈顿.....	7
电报发往死水一潭的台北	12
给“西安事变”主角全面自由	15
《公开信》刺痛李登辉?	19
正在融化的坚冰	24
第二章 久违了,伊雅格	31
1921 年结识的密友	33
隐居伦敦的美国士绅	36
伊雅格慨然赠款	42
第三章 泪祭洛杉矶	47
山上一幢别墅,山下一方坟墓.....	49
宁恩承眼中的于凤至	56

张学良最后十年

漫漫期盼五十秋	60
于凤至墓旁空留一穴	68
第四章 初临纽约	71
哈得逊河畔的女友	73
幽禁中,两次探访少帅	76
为何公开祝寿?	81
走出苦囚的阴影	86
第五章 暮年大事	97
蒋士云穿针引线	99
曼哈顿中城的夜宴	105
点评蒋介石和周恩来	111
吕正操密访纽约	117
第六章 口述采访权归属	125
韦慕庭与张学良	127
看中哥伦比亚大学	132
少帅千古憾事	135
第七章 朴园静悄悄	139
采访小组渐入佳境	141
神秘的储藏室	147
第八章 40 箱笼悄然运纽约	155
暮年必有身后事	157

离台前的一次重病	159
为何归于“哥大”？	165
第九章 最后归宿在美国	171
张捷迁揭开谜底	173
赴美前再做一次善事	180
美丽夏威夷	186
第十章 哥伦比亚大学的节日	199
相逢在檀香山	201
“毅荻书斋”诞生	207
张学良与周联华	215
周联华主持开馆	218
第十一章 抛弃身外之物	221
台北房产易人	223
书画雅兴	227
索思比拍卖少帅珍藏	233
第十二章 难以适应的异国生活	241
不好吃的美国菜	243
难吃的“美国饭”	250
基督——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254
第十三章 故土，我想念你！	261
辽西大洼——张家发迹的起点	263

张学良最后十年

驿马坊·株林寺·铁背山	265
大帅府的后人回来了！	272
抚顺有一座空陵	278
闻琳再次归来	282
第十四章 别了，红粉知己	285
一代红颜的最后时刻	287
墓地的来历	291
细雨霏霏送赵四	295
第十五章 坎坷归乡路	301
中共确有诚意	303
张氏伉俪因生病不回东北吗？	310
因惧怕日本天皇不敢回国吗？	314
赵四阻拦少帅归乡吗？	317
大陆不可望兮，只有痛哭！	320
神殿之谷的葬礼	329
尾声	337

第一章

自由，从91岁开始



○当所有的乘客都走下飞机以后，忽然，记者们的镜头里映现出一对年迈的老伉俪。那位手拄着一支手杖，身穿深褐色短呢大衣，罗宋帽下露出斑斑白发的老人，就是当年因为发动“西安兵谏”而震惊世界的张学良！这个伟岸的身影在舱门口刚一出现，停机坪前所有前来迎候他的男男女女们都暴发出一阵惊喜的喝彩！随他走下飞机的是赵四小姐！

○1988年2月27日，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上响起了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炸响之声。那当然不是年节迎新辞旧时所燃放的烟花爆竹，而是数百名东北大学在美国校友会的校友们，在唐人街的一家中国餐馆里，举行东大校友会的成立大会时所加入的开幕程序。

○他们发往台北的电报、信函和在美国报纸上所发表的声明，那么多的努力都受到台湾的冷遇。特别令张捷迁和李圣炎震惊的是，3月25日张学良通过台湾“中央社”所发出的“公开信”，更加清楚地表明张学良现在并没有什么自由。

美国之行

1991年3月10日下午，晴朗无云的早春天气，一架波音客机从台北的桃园机场一跃飞上云空。一位神情矍铄的老人，就坐在这架飞机的普通客舱里。他的着装十分普通，只是一身淡灰色的西装，静静地坐在座位上。而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戴了一副黑色的墨镜，遮住了他那双睿智的眼睛。他叫——张学良，一个非同寻常、在20世纪引人注目的名字！

台湾传媒对此时已在三千米高空茫茫云海中浮沉的老人十分关注，在第一时间发出了题为《张学良今起赴美探亲》的电讯：“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今日搭机前往美国，探视在美的儿女和亲戚。张学良夫妇是搭乘华航004班机飞往旧金山的。91岁的张学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这次主要到美国是看看儿女和亲戚，顺便在美国玩玩。记者询问到他是否有意回大陆东北老家时，这位前东北少帅说，军人哪儿都是家，只要有机会，哪都想去。至于将在美国停留多久，张学良表示还没有计划，一切随兴之所至……”也就从这时起，张学良开始了他漫长人生的最后岁月——他将从此在陌生的大洋彼岸——美国，度过他人生的最后十年！

张学良坐在椭圆形机窗前，俯瞰着长空中的浩浩云海。他沉思着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经历，而前往美国之前所经历的一切，更让老人感到激动。回想起刚才在桃园机场被记者包围的场面，张学良尤为兴奋——

张学良最后十年

记者：您马上要前往美国，此刻的心情如何呢？

张学良：我觉得很好，现在的心情很好。

记者：您预计在美国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旧部见面或作公开演讲？

张学良：我不确定待多久，好玩就多待一点，不好玩就少待一点。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她（指赵一荻）倒是去过很多次，不过以前我去过欧洲很多次。我主要去看儿孙，现在全部的儿子只剩第四个还活着，我在美国的亲属加起来比台湾的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公开演讲，不只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会公开演讲。

记者：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呢？

张学良：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嘛！

记者：您说您是莽撞的军人，您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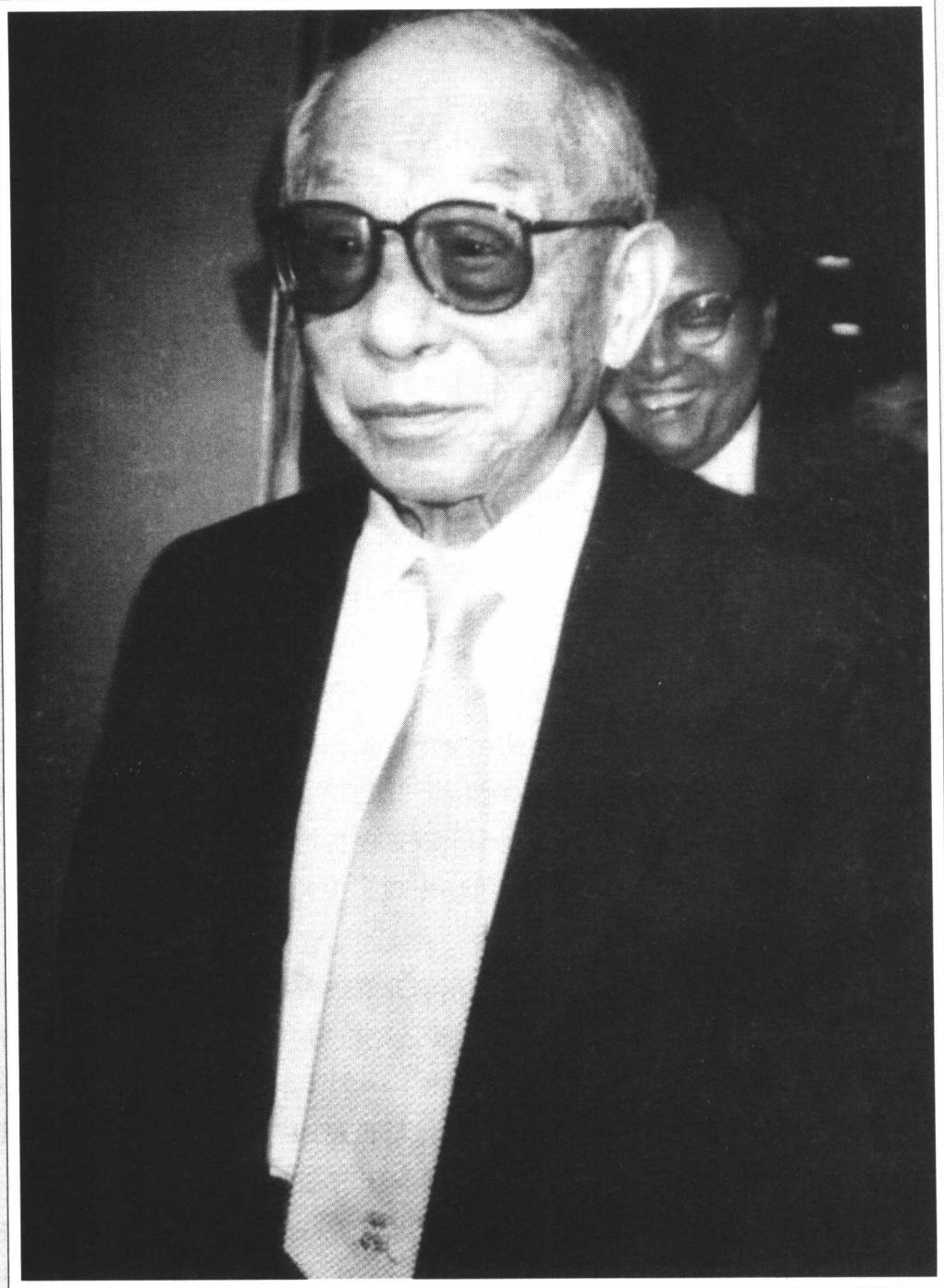
张学良：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

记者：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多很推崇您，认为您在35岁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出自对国家统一的忠诚仁义，您自己觉得呢？

张学良：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我这个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我过去的历史你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来不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是这样，过去也一样。

记者：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

张学良：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经》里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经91了，脑子已装满了，没有



◆ 苦尽甘来,历经 50 多年的幽禁生活终于走到了尽头,张学良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顿成中外人士关注的大事。

张学良最后十年

什么好再回想的。

记者：您曾用“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聪明”是如何误了您的一生？

张学良：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话也很聪明……

回想到这里，张学良的目光投向了飞机椭圆形的窗口之外。他看见无数状若山峰的云朵，正在机翼下浮动。半个世纪的幽禁直到这时才结束，想起来真有些令人泪下。

3月11日正午12点30分，这架由台湾飞来的华航004号大型班机，从碧蓝色的天空中缓缓降落在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的国际机场上。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天，机场上并没有任何反常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候机坪前静静地恭候着一些特殊的华裔人士，他们当中大多是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此时，记者们都把镜头对准了已经开启的舱门。

所有的乘客都走下飞机以后，忽然，记者们的镜头里映现出一对年迈的伉俪。那位手拄着一支手杖，身穿深褐色短呢大衣，罗宋帽下露出斑斑白发的老人，就是当年因为发动“西安兵谏”而震惊世界的张学良！这个伟岸的身影在舱门口刚一出现，停机坪前前来迎候的人群中暴发出一阵惊喜的喝彩！旧金山机场出现了少见的热烈场面。随他走下飞机的是赵四小姐！

就在张学良飞抵旧金山之前，东南亚媒体曾经一片躁动。张学良在台湾桃园机场刚刚登上飞机时，各报已经纷纷刊出赫然醒目的新闻标题：《张学良赴美探亲》、《张少帅迈出了一大步》、《少帅说：我是秋后的蚱蜢》、《少帅，永不褪色的人》、《张学良赵四携手走过坎坷人生》等等。其中一位记者在所写的《张学良有了真正的自由》中这样写道：“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自从1936年失去自由，由一位美人从青春陪到迟暮，双双幽居

55年以后，终于从宝岛台湾飞到美国，使其传奇生涯更增添了罗曼蒂克的色彩……张学良的亲属几乎全在美国。原配夫人于凤至自1940年来美，一直未回中国。去年3月以91岁高龄在洛杉矶去世……少帅此行主要是探亲，与家人团聚……”

在这期盼了50多年的幸福时刻终于到来之时，张学良回想起那批远在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东北大学旅美校友会的成员们，自蒋经国病逝以后，为了他早一天恢复自由所做的艰苦努力。特别是东大校友会的会长张捷迁教授，尤为让张学良感动。张学良的思绪很快回到了他尚在半幽禁状态的1988年……

旋风起于曼哈顿

就在1988年的春天，张捷迁教授在美国纽约出席了一次曼哈顿中国城举行的东北旅美人士的午餐会。在这次餐聚中，有人在不经意间提到了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的自由问题。张捷迁的脑际马上浮现出一张他所熟悉的笑脸，那就是当年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在汉卿北楼前见过一面的少帅张学良！虽然他与少帅仅仅见过一面，可是数十年来，作为东北大学毕业生的张捷迁，无论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由东北漂泊到北平，还是他自费留学美国，并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气象专家后的那些荣耀日子里，始终没有淡忘他对老校长张学良的思念。

“张教授，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当时，在那家中国饭店里聚集有十几位旅美华裔学者。有男有女，但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祖国东北籍人，其中现任美国国家航天太空署研究院的研究员、火箭专家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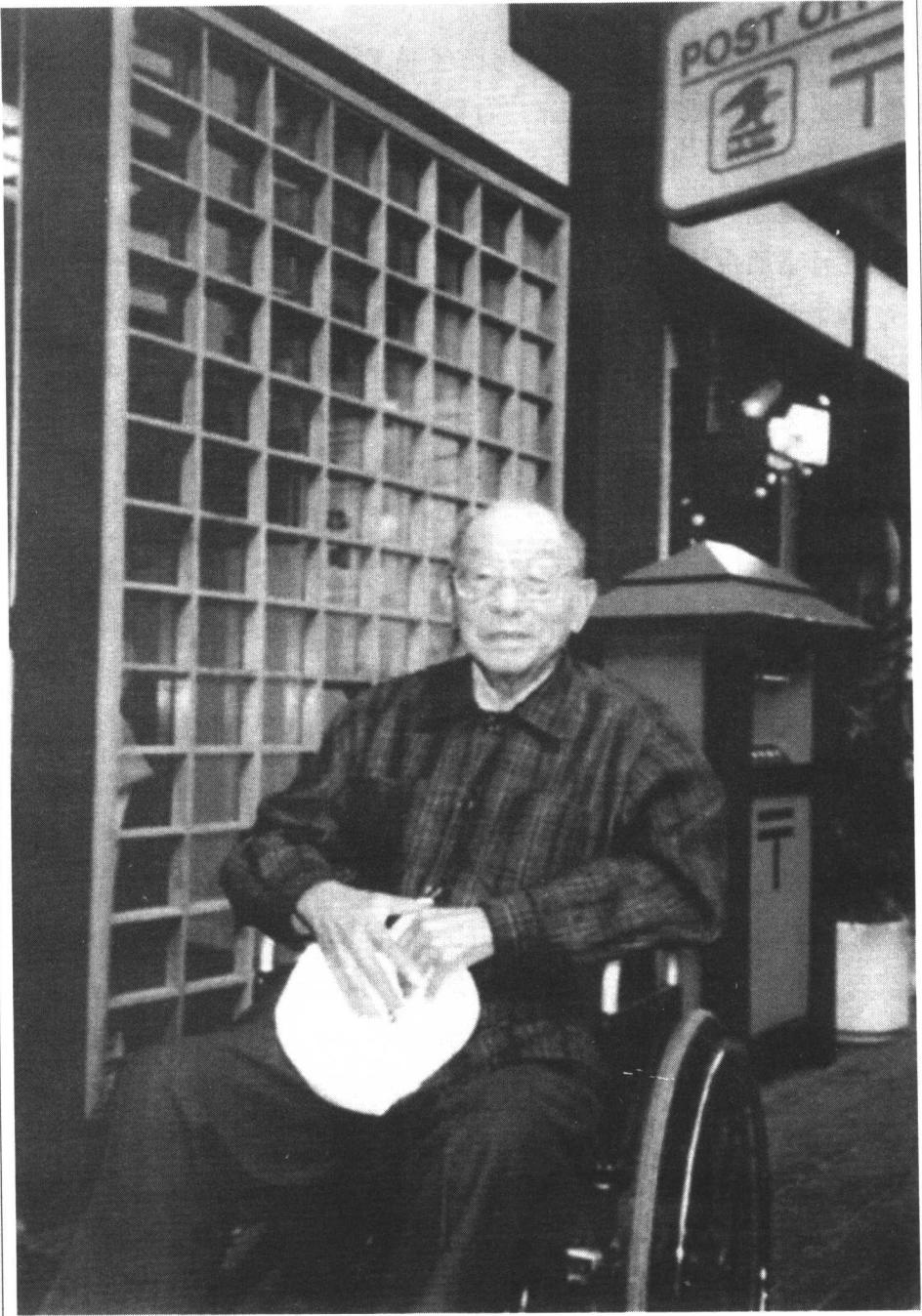
张学良最后十年

圣炎首先对张捷迁提出一个中心话题，“许久以来，我们这些流落在美国的东大校友，都在寻求一个尽快迫使台湾当局恢复老校长自由的机会，现在总算盼到了。这是因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已经作古了……”

张捷迁沉下脸来，沉吟不语。面对着满桌珍馐，他居然没有胃口。因为他知道李圣炎为什么在1月13日蒋经国在台湾病歿不久，忽然紧急召集了以他为首的几位在纽约任职的东北籍学者参加聚会。那是因为1988年确是个特殊的年头，除了多年管束他们老校长的小蒋病逝之外，今年还是东北大学创立的65周年——也是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60周年纪念。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张捷迁知道今天的聚餐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作为东大校友们备受尊敬的长者，心情立刻变得沉甸甸的。

“蒋经国虽然已经死了，可是咱们老校长时至今日还没有他理应得到的人身自由啊！这……未免太不公道了，国民党莫非当真要将老校长囚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吗？”一位两鬓如雪的老学者忽然将桌子重重一拍，震得杯碗铿然。他大声地叫道：“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为老校长争取自由。向台湾当局大吼一声：‘够了吧？再也不能继续将张学良幽禁下去了！’”

“是的，从台北的这张《自立早报》上的报道，就不难看出咱们老校长目前在台北的所谓‘自由’实在是太有限了！”一位叫陆克难的东大校友拣出一张1988年1月15日台湾的《自立早报》，愤然地将报纸在众人面前一举。张捷迁、李圣炎等人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在那张台湾报纸头版的新闻照片上来。照片的前景是一位两鬓白发、戴一架宽边墨镜的老人。他穿着银灰色的西装，右手拿着一支拐杖。他就是极少在台北公开露面的张学良将军。他的身后是蒋经国灵柩的暂厝地——荣民总医院的怀远堂。在张氏的身边紧紧相随着两位虎视眈眈的武装军警。在军警的监视下，当年咤叱风云的张学良显出了一种本能的戒备和拘谨。



◆ 张学良在檀香山

张学良最后十年

“诸位请看，老校长在台湾已经是无人认得了，”陆克难指着张学良照片下方的那段文字说道：“台湾的报界是这样评价少帅到蒋经国灵堂吊唁这件事的，他们写道：‘张学良的到来，并未惊动新闻界，年轻记者不识此老。他确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神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堂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多少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清，留存少帅心中默默淡化。至于后人如何公道臧否这段近代史账目，则有待史学家费心……’请诸位品味《自立早报》上所写的这段文字，它让我们在美国的东大学生听后心里酸酸的！”

张捷迁见陆克难眼中泪光莹莹，他的心也是盈满酸楚。想说什么话，却欲言又止。

“老校长目前的处境是不言而喻的，”陆克难长叹一声，痛楚地摇了摇头说，“正是因为要力争改变他老人家的困窘处境，李圣炎教授才在这里设宴请各位来商议一个可行的营救方案，以求尽快地让老校长恢复他早就该享有的人身自由。”

沉默不语，只顾埋头饮酒吃菜的东大校友们，心中的干柴被陆克难一席话点燃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稍有心者，都不能对老校长凄惨的晚景缄默不语了。”“国民党当局难怪会将大陆失落给中共，仅从他们无限期地限制张学良自由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无能和软弱。”“我们营救老校长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完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可是我们又不甘心，也不知该用什么办法，来迫使国民党当局给张将军以自由。”“张捷迁教授，您是我们东大在美校友中的杰出人物，您该拿一个好主意来才是嘛！”

“唉！”张捷迁用筷子挟起一块鲜美的红烧鲤鱼，放在口中咀嚼。但是因为心早已飞向遥远的台北，所以鱼肉在他口中已变得无味。他见所有的校友都将期待的眼光投向自己，张捷迁将一杯苦酒一饮而尽。他凄然长叹说：“据我所知，自1936年老校长在南京因护送蒋先生误入囹